

编者寄语

《牛》诗人李成山的致富路》，坐在牛圈旁的蹦蹦车上写，在羊栏边的草垛上写，在田间地头、村前屋后写。那些印着发表了的文章，和圈里不断添丁的牛羊一起，让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桑麻间，诗墨香。

竹篱茅舍隐于翠色深处，柴门半掩，露出院内几畦新绿。

农人荷锄而归，裤脚还沾着田埂的泥香，夕阳把身影拉得很长，与竹篱上攀援的牵牛花交叠成画。

历史上的“诗农”，半生耕读，在桑麻间种出满纸清晖。

春日黎明，趁晨露未晞便下田，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是真实写照。

正午歇晌时，便在老槐树下铺开粗纸，以瓦盆研墨，将田埂间的新苗、檐下筑巢的燕雀写入诗行。

有时灵感骤至，哪怕正在锄草，也急忙摘下斗笠当案几，用炭笔在背面疾书。

夏夜纳凉，竹榻架在院心，就着流萤微光修改诗稿。

晚风送来稻花香，夹杂着邻舍的捣衣声，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的意境自在其间。

农闲时，乡邻常携新酿的米酒来访，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酒酣处便击节吟哦，诗句混着笑声落满庭前青苔。

诗无雕饰，如田埂上的野草般自然。

写秋收便有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质朴，咏冬雪则含“晚来天欲雪”的闲逸。

或有书商闻讯来求稿，见案头只有陶罐装着的诗卷，不禁讶异。他却笑道：“文字本就该生于泥土，藏于乡野。”

霜雪染白鬓发，仍喜耕作与写诗。

有人不解为何守着薄田苦读，指着院角的老菊答道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心有丘壑，何处不是桃花源？”

那些写满诗的稿纸，或许虽未传世，却让一方水土永远浸着墨香。

泥手执笔耕日月，素心为诗养乾坤。

柴门依旧，诉说着“诗农”们将岁月种成诗行的坚守。

N 灵犀

枣树下的小院与念想

□ 六月

回到家，只觉院子里许多东西都已年代久远，泛着旧迹。这些物件，我不想换新的了，只想好好修复留存。

看着年迈的妈妈躺在床上，院子里那棵枣树却依旧静静地开花——眼看又要到秋天了，这景象总让我想起以前。也是这个时候，爸爸还健在，我们一起做好饭，每人端着碗，围着老父亲在院子里有说有笑。还记得当年枣红了，我们兄弟姐妹一起打枣的情景：那红枣大大的、圆圆的，像红玛瑙似的，那时总觉得我们家的枣子最大、最甜。我们拼命地打、开心地笑，红枣落了一地；爸爸坐在院子里，笑着看着我们，一边叮嘱“别浪费了”，一边指点着“那还有，这还有”；妈妈则在一旁嗔怪。

枣树依旧立在那里，依旧守护着小院子。它见春日里我们在枝下播撒花种的细碎身影，听过夏日晚风里一家人乘凉时的闲话家常，接过秋日里打落的颗颗甜枣，也经受住了冬日里裹着雪的凛冽寒风。一年又一年，它的枝干愈发粗壮，树皮上的纹路里，全都是这个小院子的岁月痕迹。如今回到这里，心头翻涌的是留恋，曾经的温暖仿佛淡了些许。真的很想爸爸，总是睹物思人。

现在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照顾妈妈——至少妈妈还在。她或许无法言语，可我们知道，她的心里装着儿女。她一定希望我们兄妹几个好好的，一起呵护这个家，开心地生活。妈妈清醒时曾说过，她活着是为了替我们守护这份幸福。她做到了，也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。就像这棵枣树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始终扎根在小院子里，默默陪着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。此时的月儿好明亮，高高地挂在那棵枣树上，为小院儿增添了几分静谧。叶片在月光下映出淡淡的影子，恍惚间竟觉得，它是在轻轻诉说着过往的时光。是啊，秋天快到了，小院里的枣子又该红了……

N 田园

“牛”诗人李成山的致富路

□ 陈国顺

烈日烤得牛棚发烫时，李成山已踩着蹦蹦车（方言，农用三轮车），把三车牛粪送到河岸的承包地。吸溜一盅滚烫浓酽的罐罐茶后，他给16头牛、8只羊添足草料，再把房前屋后彻底打扫一遍，领着孙女在杏树下摘杏子吃。如今的他，不单是村里的致富能手，还是经常去参加读书会的“牛”诗人——这在当年，是连梦都不敢做的光景。

苦水里泡大的诗

李成山总说，他的诗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。

那年中考，他以4分之差与中专失之交臂。50元补课费像座跨不过的山，他攥着皱巴巴的成绩单，把碎牙咽进肚里，跟着同乡钻进了工地。从高架上摔下来的那个深夜，月光惨白如纸，他躺在工棚的角落里，第一次把眼泪揉碎写成分行的字，寄给了《宁夏日报》。文章发表了，那天，这个硬汉子抱着报纸哭了半宿，眼角的皱纹里，全是没说出口的委屈。

年纪大了，腿上的旧伤总在阴雨天作痛，他回到了高同村。可荒坡上

的薄地长不出多少指望，作为家里的老大，他得扛着一家老小往前走：年幼的弟妹要吃饭，卧床的父亲要抓药，4个孩子的书包一个比一个沉。学费、药费、生活费像三块巨石，压得他的腰早早驼成了弓。最难时，家里连电费都交不起，灯泡暗下去的瞬间，他觉得日子也跟着黑了。

站在风沙漫天的梁头，迎着呼呼的寒风，望着冬日残阳，李成山忍不住又拿起笔来。一首《守望冬天》发表在《宁夏日报》上。

他把牛圈扩了又扩，羊栏加了又加，最多时圈里拴着30多头牛、50多只羊，还有20只鸡、10多只鹅和鸭。天不亮就起来铡草，半夜还要去看待产的母羊，腿不好就拄着拐杖挪，腰累垮了就贴块膏药硬扛。养牛补贴、青贮补贴、盖房补贴，就连下一只牛犊、羊羔都有补贴……随着乡村振兴各项补贴“一卡通”的到位，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，一年一个样。水泥路修到门前，自来水拉到灶后，青砖蓝瓦的房子盖起来那天，他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满圈膘肥体壮的牲口，突然想写点什么——不是苦，是甜。春风翻过豁口的土墙，将牛铃串成晃荡的晨光。“一卡通”滴落青贮仓，数字在新瓷砖上流淌。

钢笔尖芬芳着牛粪的香，秸秆在指缝间甜得发亮。水泥路卷着瓦蓝的房，手机里，春天叮咚作响。搁置30年的笔重新握起时，他手上还沾着牛粪。他坐在牛圈旁的蹦蹦车上写，在羊栏边的草垛上写，田间地头、村前屋后，手机屏幕成了随身的稿头。《宁夏日报》《中国诗人》等——那些印着他名字的报刊，和圈里不断添丁的牛羊一起，让日子像芝麻开花般往上蹿。

诗与日子一起拔节向上

如今的李成山，儿女相继走出大山，考上大学、找到理想的工作；他自

己也从当年经常借钱过日子的人，成了村里有声望的人——不但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宁夏作协会员，更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“文化带头人”。更让他骄傲的是，弟弟李成东、儿子李剑冰、侄儿李建华，都跟着他拿起了笔，家里的书桌和牛圈一样热闹，纸媒和自媒体上，常能看到李家人的名字。

6月20日那天，“西海固农民作家李成山文学工作室”的牌子在高同村竖了起来，村民们挤着和他合影，说：“成山，你可给咱村长脸了！”他憨厚地笑着，眼角的皱纹里荡漾着七彩霞光。

在儿女的劝说下，花甲之年的李成山更懂得享受生活。今年，他计划把牛的数量保持在5头上下，羊在三四只左右，鸡鸭则专门用来改善生活。闲暇时，他领领孙子、写写诗，过起了诗意“牛”生。“牛圈里出来的诗歌，骨子里就透着股牛劲！”李成山说着，敞亮的笑声飘荡在燕麦沟的山湾里。

夕阳把牛圈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李成山给牛添完料，瞅见羊圈里那只大肚母羊。他掏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跳跃——明天太阳升起时，说不定就多只羊羔了。

“羊圈添新丁的声响，比任何歌声都动听……”一行诗刚敲完，远处传来牛铃叮当声，混着玉米拔节的脆响，在西海固的暮色里，酿成动人篇章。

N 吟哦

黄土高原情思

□ 张贤明

又见天高云淡，季风吹拂着高原。满眼的棕黄色意象，如沙丘流动的河床。山洪冲刷的沟壑，裸露千年的忧伤。

这古老的原野上，走在前面的炎黄，曾引领华夏启航。黄河的波涛依旧，长城的烽火已远，历史的涛声，在风中激荡。

这古老的原野上，曾经吹草低见牛羊，曾经林木深深野果香，曾经梯田层层水流淌，曾经风沙漫天尘飞扬。那时候，艳阳照不透；那时候，秋高气不爽。十月的黄土高原呀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，这是高原爽朗的季节，漫山遍野的中国红，在原野的花丛怒放。让人两眼发亮，给人信心和希望。

十月的黄土高原呀，这炎黄子孙的家乡。虽历尽陈年沧桑，却不变千年模样。炎黄子孙多企盼，小雨点常回地面，回到久旱的塬上。

俯视漫漫高原，再出发，再打造水的源头，花的海洋，林的属地，云的故乡，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堂！

N 百姓纪事

花园

□ 杨锐

家门口的菜地带着泥土的气息，豇豆藤顺着竹架爬得老高，茄子紫嘟嘟地垂在叶间，一派实用主义的热闹。而在菜地东角，母亲用碎砖围出半丈见方的角落，种着些“不能当菜吃的花草，那是她的秘密花园，也是我记忆里最温柔的角落。

每天清晨，当晨露还没散时，母亲便起身，穿着方便劳作的球鞋，最先踩碎菜园的寂静。她给菜浇足水，再端着小水壶挪到花园边。仙人掌在最靠墙脚的地方扎营，肥厚的掌片上顶着嫩黄的花，母亲从不嫌它扎手，施肥时总特意多匀些腐熟的豆饼，“这花皮实，像咱庄稼人，给点土就活”。她的指甲缝里总嵌着泥土，抚摸仙人掌时却格外轻，仿佛怕碰疼那些藏在尖刺下的温柔。

月季是花园的主角，粉的、红的、黄的挤在竹篱边。母亲每天都要蹲下来细看，发现蚜虫就用草木灰轻轻刷，断了的花枝她舍不得扔，插在玻璃瓶里摆在窗台。“花和人一样，得用心对待。”她边说边把歪斜的枝条绑在竹篱上，阳光穿过她鬓角的白发，在花瓣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金银花爬满了花园的篱笆，初夏开得最盛，白的、黄的、黄的花串垂下来，空气里都是甜香。母亲会摘些干净的花朵，分装进小袋子送给邻居，“这花泡水败火，夏天常备着没坏处。”她递花时的笑容，比金银花还要清甜。有回邻居孩子摘花玩，她也不恼，只是蹲下来教孩子辨认花苞，她是从心里真正爱花的人。

太阳花最省心，撒一把籽就能蔓延半园，红的、黄的、粉的花盘总追着太阳转。母亲说这花“性子敞亮，像我们农人的做派。”朱顶红则要娇贵些，冬天得挖出来用沙土埋着，开春再种下。她总记得哪颗球根该浇水了，哪颗该晒晒太阳。

深秋时菊花登场，黄的、白的在寒风里挺得笔直，母亲会剪几枝插在堂屋的陶罐里。墙脚的发财树是父亲在镇上的花卉市场买的，叶子蔫了好几回，母亲用淘米水浇，用湿布擦叶，硬是把它养得枝繁叶茂。“日子就像这棵树，得慢慢熬，总有旺起来的时候。”她擦叶子时总这样念叨。

这小小的花园，藏着母亲的光阴。她从不说热爱生活这样的话，却把日子过成了花的模样。仙人掌的坚韧，月季的温柔，金银花的善良，太阳花的乐观。她用粗糙的手掌，把寻常月里的贫瘠、忙碌，都酿成了花的芬芳。

如今我离家多年，每次回去，总先奔向那方花园。母亲仍在花丛中忙碌，背影比从前瘦小，可阳光落在她身上，落在那些盛开的花上，依然温暖得让人心颤。我忽然明白，母亲种下的不只是花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。这种热爱，像花园里的花香，早已悄悄浸润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无论走多远，都记得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，种出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N 且听风吟

江城子·听蝉

□ 常惠琴

夏蝉吟咏消暑忙，调轻扬，韵轻扬。未几时光，声大震皮堂。雀鸟惊飞人欲睡。窗帷静，梦偏长。

雨后的晴朗

□ 申一可

烈日烤柏油，柳影垂倦。燥热裹着忙碌，汗湿衣衫。骤雨忽落，送清凉如许。打工人的惬意，劳者的清泉。园丁眉稍轻快，只以清爽温润万物。

蓝天初露现，草尖新绿，花含露浅笑：“美好正酣”。

脚步轻加快，虹销雾散处，笑对琐事向梦赴。

小宝茶话

女性书写或关于女性的书写

——从《孤岛的根系》说开去

□ 李霞

常被隐匿的细节通过女性视角被还原出来，文本便完成了基于女性身体经验的真实传达。在互相理解、认同与共情的过程中，女性便逐步实现了群体内部的救赎与成长。

与《孤岛的根系》同期刊发的散文里，《为母则刚》的作者亦为女性。文章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女性形象：刘玲妈在丈夫死后独自承担养育责任，振东妈因无节制地生育而累死，燕子妈为救治女儿倾尽所有，小顺妈因丧女之痛精神崩溃。在面对各自迥异的生存困境时，她们表现出来了一种趋同的行为品质，即凭借母性的坚韧对抗命运的残酷。可事实上，女性并非生而具有某种既定的特质，而是在社会结构、文化规范以及个人经历的交互作用下不断被塑造与重新定义。

《为母则刚》中女性通过劳动与母爱，实现了从被动受困到主动赋权的转变。比如，刘玲妈于丈夫去世后“在垃圾堆里捡毛线头、破布、旧鞋袜”；振东妈以身体为代价，维系家庭运转……她若将母职体验置于社会性别结构的分析框架中，其“过剩”与“匮乏”的双重问题便得以清晰呈现。当一些惯

们的劳动不仅是生存手段，更成为彰显自身主体性、生命力量与尊严，确证自身价值的途径。在社会结构的动态运行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中，母爱呈现出一种矛盾且辩证的存在形态。

它既是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规训的产物，也是女性在困境中争取生存资源、拓展生存空间、实现主体性建构的有力武器。刘玲妈为保护女儿，像母豹子般发出吼声；燕子妈为救女儿，义无反顾踏上寻医路；小顺妈通过新生儿，实现精神救赎。由此可见，母爱已升华为女性对抗命运的核心力量，甚至超越了理性边界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女性自我命运的重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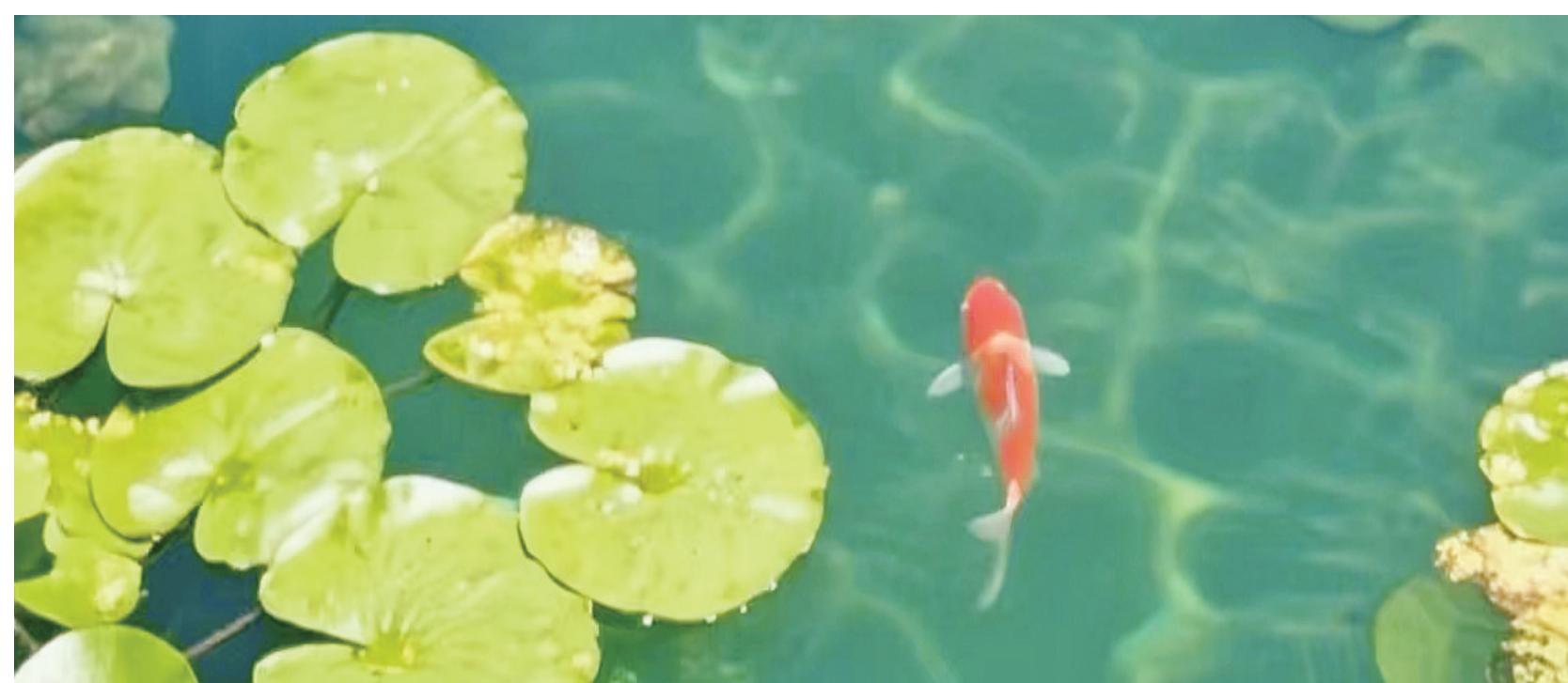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将四位母亲的故事并置叙述，凸显“为母则刚”这一主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。母亲们的痛苦、挣扎和蕴含生命韧劲的微小喜悦，经由女性的认知视角得到了全面的观照与深入的书写。作者运用丰富的叙事策略，将多元的女性生命经验有机融合，构建出一套由女性主体确立的

范式——在苦难中劳动，在牺牲中重生。显然，她们的“刚”并非天生的强悍，而是在压迫与爱的交织中淬炼出的生命之力。

《孤岛的根系》与《为母则刚》均将女性身体置于文本的核心位置，从不同角度呈现女性在生育、养育过程中的身体与精神体验，进而揭示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生存状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两篇文章在展现女性个体苦楚的同时，都注重刻画女性之间的联结与互助，从而构建出一个富有韧劲和生命力的女性共同体，让人想到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、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、西苏的《美德莎的笑声》……

当代社会，女性写作在叙事土壤中生长出新的可能性。与此同时，共情导向的阅读持续编织着无形的精神联结，这种联结在既定象征秩序的内部萌动，为思想的释放与认知的突破开辟着潜在的阐释通道。

（作者简介：李霞，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）



吴思